



与新年细语

(外一首)

■ 桂少云

今晚静下来
静成书中的一枚书签
只想回头品尝
那棵长出
春夏秋冬四个分枝的大树上
已落地的365颗果子

有哪几颗
在温馨的记忆里
是最甜蜜的
我要把它
酿成一坛酒,吟成一首诗
谱成一支歌

届指盘点
银杏叶一样飘落的日子
我独自与隐身的旧时光碰
上两杯
用三分醉意
悄悄送走了
又一年的风花雪月

怀旧,
也是一种美好

往事,是一面落满灰尘的
镜子
空闲时,总想用记忆
蘸着单纯的情感
把它越擦越亮
直到清晰地看到从前的影子

静坐在月光下
像品一杯绿茶的清香
细细品味
我的友情、亲情、爱情
太阳有起有落
而一晃而过的日子
我只能站在流水前一次次
回眸

听风是一种享受
沐雨是一种快乐
我期待,有一天
能坐在黄昏的藤椅上
用文字的一针一线
把属于我的岁月装订成册

仰望星空的色彩

■ 冬徒

听说星空有七彩,
小小的我,伸出双手,
想要去触碰它的颜色。

玉兔要着脾气,推翻了油墨。
故事便如珠子一般,洒落入
瞳孔中,
震惊,像绵长的河流。

千年未,那些先哲的诗,
是我遨游天际的勇气,
如今,它像受伤的鸟,伏在
我的案桌上。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名
为善良的羔羊,
等待着,被高远的星空染上
七彩,
在那之后,
仰望,便成长为一生一世的
宿命。



生机勃勃的爬藤植物。蒙海龙 摄



东寨港红树林

千万棵树排着密密麻麻的队列。
一根根旗杆一样,舞动绿色的旗帜。
就像一派热带雨林。
不过它不在深山,它站在海中,甚至站在海底。

它们的根,盘根错节,在咸涩的泥滩上支起顽强的意志。
正是它们手挽手肩并肩,降伏了惊涛骇浪与台风暴雨。

滩涂上,还有小鱼、细虾、螃蟹与贝类,自由自在舞蹈与游行。

这些,往往是最看不透的。
往日,它被蓝色的波浪覆盖了。

站在岸上见到的,只是海上森林,那张浮在海面的绿毯。

任游艇在海上穿行,也看不到海底,那些潜伏水中的秘密。
这一次,红树林一条栈道,伸出了它的邀请。

趁潮水退出了视线,我深入到它的怀抱。

感谢这条栈道,让我对红树林的美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是的,站在外面,它也会给你感叹。
不过,走进它的内心,它就能给你震撼。

澄迈美榔姐妹塔

一双姐妹以石塔的姿势,分坐在澄迈县美榔村的池水中。

出嫁的姐姐与出家的妹妹,同她们分别作伴的人像、佛像还有瑞兽,历尽了800年的沧桑。

椰岛散步

□ 蔡旭

(四章)

六层六角13.6米高的姐姐,七层四面12.5米高的妹妹,形态有异,风采依然。

热带的阳光洒在她们身上,同宋末元初没什么两样。

两座塔今天也如同当年,没什么两样。

火山岩的塔身坚硬如初,榫眼凹凸相接稳定依旧,精雕细刻还是栩栩如生。

据说是一位父亲为两位女儿而建的。

爱的本身,也是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作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的石塔一起,给从古到今,从身旁到远道而来的千万双眼睛,做生动的讲解。

稍带解说着,即使在当年,海南岛也不是蛮荒之地和文化沙漠。



石花水洞。蒙海龙 摄

在儋州暗探石花洞

这一次,谢绝灯光与幻影,我作原生态探奇游。

同20多年前发现岩洞的石工一样,晃一支手电筒,划开溶洞的寂静。

脚步轻轻,悄悄叩问远古的岁月。

一颗忐忑的心,潜入惊险与神秘。

悬垂的钟乳石幔,在手电的微光中透明通亮。

成群的蝙蝠,在头顶上好奇地打量我的黑影。

若隐若现中,形神兼备的龟,见首不见尾的九条龙;鹊桥上的牛郎织女,背媳妇的猪八戒,一一前来相认。

布满旱洞的石花,珊瑚状,米粒状,珍珠状,熠熠生辉。

更有方解石,卷曲石,石上开花花上生花的文石花,在黑暗的岩洞,也掩不住这“镇洞三宝”,闪出世界的奇迹。

洞水里,欸乃的桨声活跃了小鱼成串的兴致。

对无缘相见的娃娃鱼,只好约定下次再会。

奇,不仅在山上进水上出,不仅在暗里进亮里出;更在黑暗的摸索中,领略不一样的神秘与魅力。

探,便是猜谜,及破题后的豁然开朗。

正如船从洞中划出时,亮出的那个成语。

我知道,它叫别有洞天。

当年水兵的“海景房”

我没能来到这里。只是在旧照

片中,见到——
海军战士们住过的“海景房”。

是的,四面都是海景。

开门见海,开窗见海,睁开眼就是海。

翡翠般的泻湖。阳光下变幻莫测的大海。

鸥鸟在天上鸣唱。鱼群在脚下游行。

姹紫嫣红的珊瑚,绽放出海底花园的神奇与美妙。

白天看海阔天空,夜晚伴涛声入梦。

顶级商品房喜欢用“海景房”作广告词,在这里可免费兑现。

哦,世界上最蓝的海。世界上最清的水。

不小心掉了一颗饭粒,也可看着它以慢动作降落海底……

就是天气热了一点,通常就四五十摄氏度。

就是风浪大了一点,台风暴雨常常来往。

就是淡水少了一点,要么盼雨,要么靠船运来。

就是离亲人远了一点,最近也有1400公里。

也算是两层小楼,真实的名字叫“高脚屋”。

如今,我仍然未能来到这里。

只是在新照片中,当年的礁盘已成了海岛,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

碉楼里水兵有着同样的梦——

让祖国的万里海疆风平浪静;

让动荡不安的世界永久和平。



山的那边是海

□ 李文峰

伴着“考研”喜讯高飞,我试了试,又跌落。站在岔路口,既定的航道不通便转舵。考公,求职,在辗转中,“三支一扶”将我引向基层。那里,文凭光环褪去,卷宗、田亩与家长里短成了新课业。俯身两载,鞋底沾泥,耳闻乡音。之后,我通过考试在乡镇落脚。回望来路,忽然透亮;这仿佛一个圆,从乡镇出发又回到乡镇,却是螺旋,人所立身处,已悄然高了一层。

如今静思,每一步都暗藏深意。

那“开窍”,是神启?那不过是老师投石入水,而后千百个晨昏,是自

己甘愿情愿的静坐苦读,让涟漪终成波澜。

那“复读”,是人生勇敢的“倒退”。退回到跌倒处,是为看清伤处,将断裂处接得更牢。那是心志的锻打,溅掉浮夸与脆弱。

那“绕远”的基层两载,更非徒劳。它让我离开书本的象牙塔,踏进生活本真的土壤。朴面的风、办成的小事、乡亲的笑脸,是任何课堂都无法赐予的滋养。

人们爱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唯有舟中人自知,那“轻”,是卸下了“必须一帆风顺”的妄念与“一步落后满盘皆输”的惊惶。那山影,真切地横亘过——是伙伴远行的怅惘,是放榜的冰凉,是失利的空寂。我不过是桨重欲沉时,对自己喃喃:“别松手,再划一下看看。”

就一下,再一下,山重重,水长长,总有个去处。



家庭不是比较级

□ 赵元元

“你动动脑子,这么简单的应用题都不会,跟我小时候比真是差远了。”前几天外出回家,刚推开门,就听见老公正在扯着嗓门指责儿子。“看吧,咱俩也不能比较,家庭不是比较级,过日子就得相互理解。”

我匆忙快步走进书房,看到儿子委屈地低下头,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老公还准备说什么,我推了一下他胳膊示意他打住。老公瞪了我一眼,怒气冲冲地回卧室了。

我轻轻擦去儿子的泪水,轻声安慰他:“果果,遇到什么难题了?”我看了看数学作业,引导儿子画两段图形比较一下,他用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会,突然灵机一动,大声激动地说:“妈妈,答案是不是……”我点头示意儿子说的是对的。

随后,我走进卧室告诉老公儿子解出题了。他疑惑地问我:“你怎么给儿子讲的,我讲了半天,他怎么就是不开窍呢?我小时候都不用别人讲,看一眼题就知道答案了。”

“问题不在孩子身上,可能在咱们身上。”我轻轻拍拍老公的肩膀说,“你总是在儿子面前炫耀你小时候有多么聪明,贬低儿子有多么愚蠢,他内心是很伤心的,我们要学会接受他的平凡,允许他不完美,多包容他,多帮助他呀。”

老公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就拿我和你打比方。你看,我用闲暇时间考了很多有用证书,而你呢?用空闲时间打游戏。如果我天天逼着你看书考证,你会怎么想呢?”他



冬笋出林香

□ 王同举

前些天路过一片竹林,瞥见一小截冬笋冒出地面,状似宝塔,模样极其可爱。时值岁暮,霜重风寒,满眼所见都是荒芜与枯败,没想到这片竹林却依然生机不断。

这让我想起了苏轼写的“残花带叶暗,新笋出林香”。苏轼收到友人寄来的竹头笋,连夜煨汤,大快朵颐之余,写下了“长沙一日煨笋,鹊鵙洲前人未知”。苏轼痴恋竹笋的清香,留下了许多与竹笋有关的诗句,最有趣的还是那首打油诗:“无笋使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竹笋炒猪肉。”能把家常菜写进诗,把寻常美食写出无限趣味的人,大约连竹根都愿为他多生出几分清雅吧。

刚冒尖的冬笋色泽金黄,笋尖细嫩,清香可口。外公曾教我挖冬笋,要找准笋的位置,用小铲顺着泥缝斜下插,再使劲往上一撬,黄泥的胖笋便骨碌碌地滚出来。剥开层层褐色外衣,露出象牙白的笋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清亮的水珠。

新笋剥净后,放入水中浸泡半晌,笋片尤为脆嫩爽口。母亲总会切下最嫩的笋尖做凉拌笋丝。将笋肉切成细条,浇上花椒油,再拌点酱油和青椒丝即可上桌。粗陶碗里白生生的笋丝挂着油亮汁,筷子一夹咔嚓响,入口爽脆,酸辣中带着丝

丝清甜,特别下饭。母亲还会腌些竹笋留着以后吃。挑粗细匀称的嫩笋对半切开,摊在竹筛上晒到半干,加粗盐和辣椒用力揉搓,待笋片变得软塌塌的,就一层层压进大水缸,上面用洗净的石头压紧。腌好的酸笋带着竹子的清香,拿来炒五花肉最合适,酸味正好解腻。

翻阅《随园食单》,古人食笋讲究“素宜白水,荤用肥猪”。袁枚写火腿煨笋:先把火腿外皮和肥油去掉,切成方块,和鲜笋尖一起小火慢炖,最后把炖化的火腿皮捞出来,这样既不油腻又增香。南宋《山家清供》还载有一道名为“傍林鲜”的食谱:冬笋将熟时,扫落叶埋于竹边,现掘现烹,其鲜味能“染透葛衣”。这股野趣,也只能在古书墨痕里寻了。

时下餐馆的笋食“翡翠罗汉卷”,是用豆腐皮裹笋丁蘑菇烹食。最出名的还属江南名菜“腌笃鲜”:将咸肉、冬笋层层码放在黑陶罐里,柴火熬煮一小时,出锅时撒上一把鲜豆苗,汤色金黄透亮,笋肉清甜爽脆,闻之便令人食指大动。如今超市也售卖包装精美的冬笋,用高压锅焖煮,总觉得缺些柴火气。不过想到如今四季都能吃到鲜笋,倒比苏轼“待得余甘回齿颊,已输岩蜜十分甜”的遗憾强多了。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05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蒙海龙 摄